

LAO ZHEN JI—CHENZISHAN SHUHUA LAO ZHEN JI—CHENZISHAN SHUHUA LAO ZHEN JI—CHENZISHAN SHUHUA

捞针集 / 陈子善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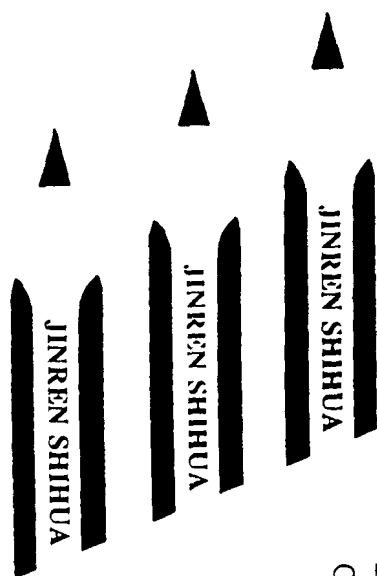
今人书话系列

捞针集 / 陈子善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朱晓阳
装帧设计 池长尧

捞针集——陈子善书话

陈子善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4
字 数 244 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33-8/G·383

定 价 15.20 元

今 人 书 话

弁 语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讎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屡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佚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退，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有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2 【今人书话】

序

若干年来，每到上海，我总要与陈子善君一晤。他也是我沪上的书友之一。

我们的话题不外谈书，主要是通报近况，以及有何新发现，正在编撰什么东西。陈君亦有史料癖，每次谈得都很欢畅。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长久毫无所获，好像活得也不那么自在了。陈君为人热情，出口声如宏钟，有时北上开会或访书，必然抽暇到寒舍小坐。我平时的嗓门儿也不低，陈君一到，彼此大鸣大放，了无禁忌。每次送走陈君后，妻子必然给以嘉奖：“好么！这声震屋瓦的男高音比赛总算收场了。”

“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不足百年，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的资料却已十分难得了。建国以来，新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长期被忽视，再受累于“左”倾思想，也只有个别有心人对左翼文学史料做了一点整理，不想在“文化大革命”前亦已被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树碑立传。“文化大革命”一来，更是彻底“舒服”，作品无分年代，作家无分“左”、“中”、“右”，一律全面否定，对于史料无疑是个毁灭性的大破坏！

幸亏有陈君这样痴迷史料研究的人，安于从故纸堆中抢救、挖掘、发现有意义的史料。试想，新时期以来出版界提供的不少重要作家的佚文集，包括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梁实秋、张爱玲等人，哪一部里没有体现陈君的目光和辛劳。一批作家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文学史某些章节的空白得到填补，莫

不与史料的新发现大有关系。不重史料，仅靠说空话来定是非的现象再也不应该继续了。

陈君除编辑作家佚文外，并有所考证和辨谬，同时广征海内外与作家相关的旧友相知，组织他们回忆往事，撰写文章，编成回忆作家的专集出版。这也是带有创造性的一种抢救史料的工作，已出各集都富有保存价值。这与市场上出现的故意起哄和发财的某些投机出版物不能混为一谈。

陈君的目光还投向了当代的海外作家研究，这也是他专业工作的强项。因与我日常关注的范围稍有距离，恕我不能道其详细。

与很多前人从资料研究开始，终于走向专门家和学人的道路一样，子善君的成就和经历亦是如此。他在海外已出版了两本带有史料考证和研究性质的书，我都拜读过，并受益匪浅。现在他新编的这本书话集即将与读者见面，我分外高兴，并表示祝贺。在书话写作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位别具特色的作者。真希望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倘如此则新文学史料学有幸，于新文学研究史更利莫大焉。

某年我在上海购书，子善君来我住宿的地方帮我捆书打包，并同我一起扛到附近的小邮局去投邮。又一年夏季，他冒大雨蹬水来旅舍长谈。这种友情令人难忘。前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文庙的书市访书，他捡起一本封面残破的《鲁迅自选集》，是战前上海天马书店的初版本，定价很便宜。他嫌书品不佳有点犹疑，我劝他立刻买下，机会难再呀！可惜如此访书的机会，如今已愈来愈少了。

姜德明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书名“捞针”，不是故弄玄虚，取“大海捞针”之意而已。书海像大海一样浩瀚，我爱书，生活中不可一日无书，书海徜徉，每有发见和心得，辄喜不自胜。有时也兴之所至，化为文字，与海内外同好交流。现在承李庆西、吴俊两兄的美意，结集编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今人书话文丛”出版，算是对自己以往书话写作的一个小结，一次再出发。

我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我的专长吧，我又有考据癖，因此，这本《捞针集》以谈论现代文学和台港文学书刊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为主。现代作家的一篇佚文、一首遗诗、一则逸事，现代文学史上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一段湮没不彰的史实，往往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至于文章是否具有独特见解，文笔是否工拙，倒在其次了。当然，所专者不一定就是所好者。我访书求知的范围其实更广更杂，诸如外国文学、古典音乐、藏书票艺术，甚至中外性学等等，各类书刊我都注意收藏；各家学说，我也略有涉猎。但才有所限，力有不逮，很少形诸笔墨，偶一为之，还不知是否贻笑方家，现也收入本书，一并接受读者的检验。

现代书话的写作，据热情为本书作序的姜德明先生的考证，三十年代初已经出现。到阿英、叶灵凤、唐弢、黄裳、孙犁诸家就蔚为大观，周作人那些引录恰切、短小隽永的序跋题

记更是其中的精品。唐弢所谓“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的论断，已被海内外书话研究者多次引用，也确实道出了现代书话写作的真谛。或者可以这样说，“书话”已成为现代散文的一种新文体，一种形式极为活泼多样的新文体，理应进一步发扬光大。而珠玉在前，我作为书话写作上的后来者，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这些年来，我与书的关系，读书藏书之外，是编的多，写的少。以至于有刊物在发表文坛前辈为我的一本论文集写的序文时，误注该书为我所编选；以至于有友人在赠书给我时，戏称我为“编家”；以至于还有友人撰文劝我多写披露独家发现的文章。我想，今后凡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书，我仍会尽力去编订，因为这是有意义的文化积累工作，为还本世纪文学和文化史的本来面目、繁荣下一世纪的学术计，应该继续有人做；同时也希望自己多写些，写好些，能有第二、第三本书话集与读者见面。毕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大理论家、也是大藏书家的 W. 本雅明说得对：在所有得书手法中，最令人钦佩的就是自己来写。

陈子善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八日于上海

目录

序	1
自序	3

名家发微

研究《沉沦》的珍贵资料	3
邓脱路、日新里和《春风沉醉的晚上》	11
郁达夫的《孔夫子博览会开幕致词》及其他	13
也谈郁达夫译《瞬息京华》	16
郑子瑜编《达夫诗词集》	18
冯雪峰编《郁达夫选集》	23
郁达夫与鲁迅的《故乡》	27
从郁达夫致蔡元培的佚简说起	29
宋云彬注释鲁迅著作	32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	
——略谈郑子瑜的《鲁迅诗话》	36
周作人为《骆驼祥子》日译本作序	40
知堂晚年佚稿	44
最早翻译高尔基作品的人	47
“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	
——泰戈尔、徐志摩与姚茫父	49
《死水》和闻一多佚诗	56
忧愁的歌 追求的歌	
——试说《雨巷》	59
现代名家佚诗集录	64

《荒原》中译本及其他	74
关于《围城》的若干史实	78
关于叶公超的佚文《买书》	88
爱书家叶灵凤的《忘忧草》	92
聂绀弩的诗集《元旦》	102
刘大白的《桃花几瓣》	105
别开生面的音乐评论 ——略谈傅雷佚文《乐曲说明》	109
蔡元培的一首佚诗	115
陈独秀遗著归来记	117
陈毅的《金山姚石子先生周甲遐庆致语》	120

版本丛谭

书比人长寿 ——为徐志摩百岁诞辰而作	125
《边城》初版签名本	131
傅雷父子的签名本	133
《贝多芬传》初版本	139
《传奇》版本杂谈	141
《爱默森选集》初版本	144
张爱玲《流言》被拍卖	147
《读书随笔》的版本和遗文	149
《桑干河上》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52
限定版签名本	155
《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日期和不同版本	157

书海偶拾

《郁达夫全集》出版种种	163
墙里开花墙外红	
——郁达夫作品在香港	166
纪念郁达夫百岁诞辰的书	173
三本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好书	177
《再思录》发人深思	182
知识分子的边缘情怀	
——读《书趣文丛》第一辑	184
对京沪文化冲突的独特观察	
——《城市季风》读后	186
追寻历史	
——略谈《人生扫描》	189
引人入胜的英国散文	
——杨自伍编《英国散文名篇欣赏》读后	190
可贵的第一步	
——评张北川著《同性爱》	193
闪亮的生命	
——读台湾出版的莫扎特纪念特刊	195
对莫扎特的新阐释	197
《英华沉浮录》小议	200
夺目生辉的《泰晤士河畔》	202
京华购书漫记	204
在“神州”觅旧书	208

台港书话掇英

如话家常 如数家珍	
——黄俊东的《书话集》	213
爱书家的自白	215
名家荟萃《大书坊》	217
博雅中见性情	219
畅谈杂书的高手	221
与书迷促膝谈心	223
“读者中有多少人会是庄子？”	225
“书卷多情似故人”	227
“书本就像降落伞”	229
“现代人重获智慧的一部指南”	231
像西西这样的一个读者	233

藏书票杂说

中国最早的藏书票	237
意外的发现	240
“有一片孤帆闪耀着白光”	
——漫谈几位现代作家的藏书票	244
胡适与“开卷有益”藏书票	248
“少其书票”	250
艺术天地任遨游	
——略谈陈世五先生的藏书票	252
曹辛之先生讨论藏书票的一封信	254
别致的诗人自画像	259
鲁迅遗印考略	262
席慕容创作的藏书票“莲荷”	268

序跋选录

《遗落的明珠》跋	273
《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序	277
说说《闲话周作人》	280
《如梦记》编后琐语	285
《雅舍小说和诗》编后记	290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关于《回忆台静农》的对话	293
《黎烈文散文精编》前言	303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编后	306
《私语张爱玲》前言	309
《作别张爱玲》编后记	311
深远之天地，高华之境界	
——就台港暨海外学者散文之编选致责编	315
《学人书话》后记	320
《雅人乐话》后记	322

◇ 名家发微

【今人书话】

研究《沉沦》的珍贵资料

一九二一年十月《沉沦》的问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破天荒第一本新文学小说集，而且开一代风气，奠定了作者郁达夫在现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但在出版之初，却因其“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①而震世骇俗，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大肆反对，被斥之为“不道德的文学”；一些新文学营垒中人，对这部作品集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未能正确认识。正是新文学运动理论权威周作人，以仲密笔名率先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廿六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内发表《“沉沦”》一文，为作者辩护。周作人运用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把文艺批评与道德批判，尤其是对封建的性道德的批判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沉沦》“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作为“一件艺术的作品”、《沉沦》是“受戒者的文学”，“虽然有猥褻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周作人的评价是较为全面和中肯的，有力地反驳了对《沉沦》的种种非难，这篇文章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

对周作人的知遇之恩，郁达夫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① 引自成仿吾《〈沉沦〉的评论》，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